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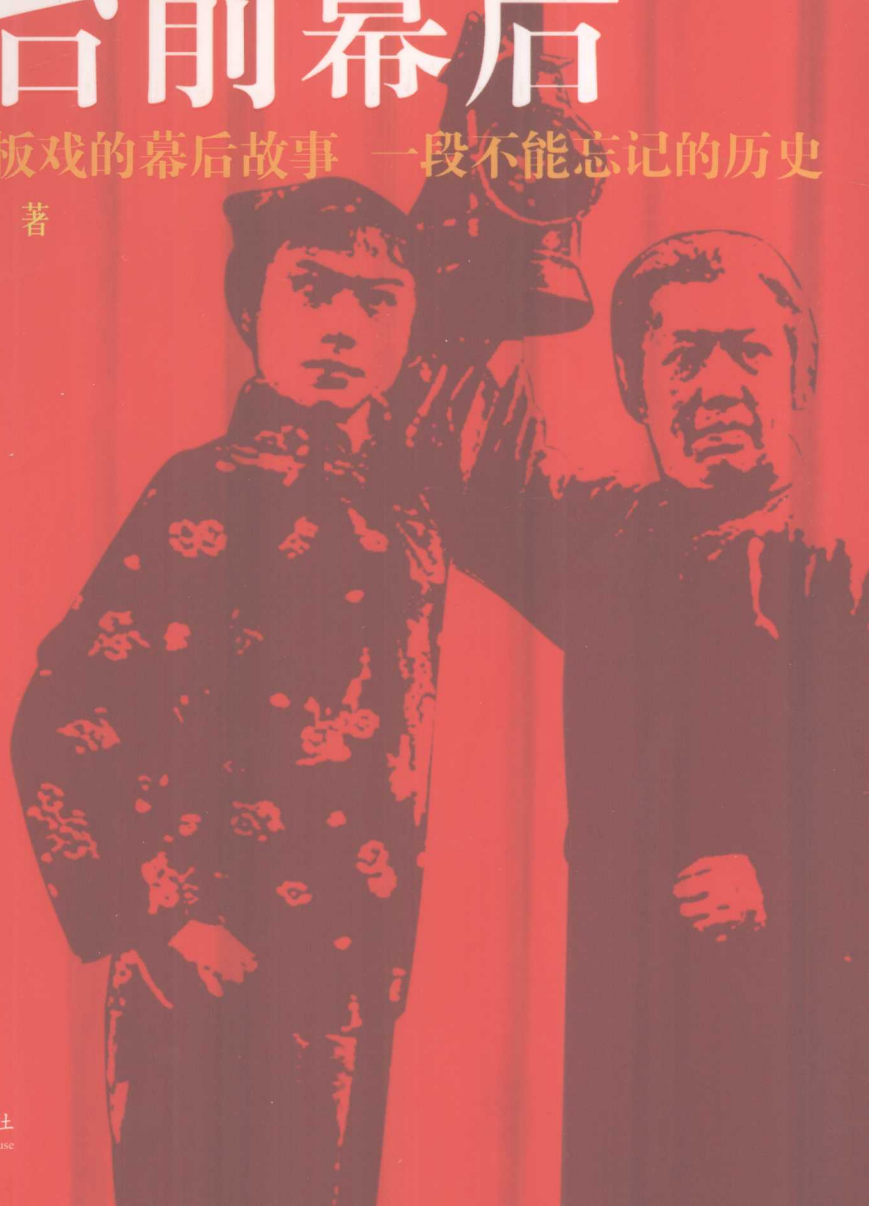


红灯记

的台前幕后

一个样板戏的幕后故事 一段不能忘记的历史

沈国凡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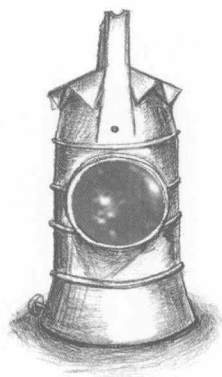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红灯记

的台前幕后

沈国凡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灯记》的台前幕后/沈国凡著.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8.12

ISBN 978-7-80170-792-5

I. 红… II. 沈… III. 中国—现代史—史料 IV. K27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08352 号

出 版 人 周五一
责任编辑 任小平
责任校对 王小芸
装帧设计 古 手
出版发行 当代中国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8 号
网 址 <http://www.ddzg.net> 邮箱: ddzgcb@sina.com
邮政编码 100009
编 辑 部 (010)66572152 66572264 66572154 66572155
市 场 部 (010)66572281 或 66572155/56/57/58/59 转
印 刷 北京润田金辉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80×1020 毫米 1/16
印 张 14.5 印张 插图 30 幅 161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拨打(010)66572159 转出版部

序章

在特别法庭上

对于江青来讲，这是一双熟悉的目光，因为早在延安时期，她就认识阿甲，在同台演出京戏时，二人曾以“父女”相称。江青与毛泽东结婚以后，阿甲还被邀请去做过客，与江青同桌在毛泽东的窑洞里吃过饭，谈过话。

可是，这又是一双令她心惊胆战的目光，因为那目光里含着无法忘却的冤屈，无法抚平的伤痕，无法掩饰的仇恨，无法抑制的怒火。

面对着这双目光，在法庭上妄图顽抗的江青，不由打了一个寒战。

阿甲对江青大声喝道：“江青，你还认得我吗？”

北京正义路1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国徽高悬，庄严肃穆。

1980年12月23日上午8时整，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兼特别法庭庭长江华率领法庭全体审判员在审判员席位上就座。

特别法庭副庭长兼第一审判庭庭长曾汉周宣布：“带被告人江青到庭！”

旁听席上所有目光，都一起转了过去。

江青在两名女法警押送下走进法庭。

此时的江青，身穿一件特意在袖口上打了一块补丁的黑色棉袄，目不斜视，依然是一派“红都女皇”目中无人的样子。

法庭继续就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在起诉书中指控江青诬蔑、迫害广大干部群众一案进行法庭调查。

在对江青诬陷、迫害刘少奇、王光美、时传祥、王昆仑以及刘少奇炊事员郝苗的事实进行调查之后，审判员甘英问江青：“你是不是讲过林默涵、阿甲是反革命？”

江青冷冷地回答说：“不记得。”

面对江青如此态度，法庭两次宣读和播放江青 1970 年 7 月 3 日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接见“周扬专案组”工作人员时的讲话录音：“……要审讯阿甲，要审讯林默涵这个反革命，叫他如实的讲，我要这个材料。阿甲这个反革命呀！他拒绝见我，（19）62 年我给四个正副部长讲话，找了他，他不见我，要审讯他……”

审判员问道：“江青，这是你的讲话吗？”

在事实面前，江青只得承认这是她亲自讲的话，但拒不承认曾将阿甲打成反革命。

审判员问：“你已承认是你讲的话，为什么不承认曾将阿甲打成过‘反革命’？”

江青：“不知道。”

审判员再次对江青说：“你得讲具体事实。”

江青抬头看了看台上的审判员，没有说话，看得出她还是想对这件事情进行否认。

对于江青在事实面前的顽固抵赖，法庭宣布，让当事人出庭作证。

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出现在法庭的证人席上。

他精神抖擞，胸膛挺得直直的，脚步显得有力而坚定。他走到法庭的证人席位上，然后转过头去，用一双愤怒的目光注视着站在被告席上的江青。

认识他的人们都不由轻轻地叫了一声：“阿甲！”

对于江青来讲，这是一双熟悉的目光，因为早在延安时期，她就认识阿甲，在同台演出京戏时，二人在剧中还以“父女”相称。江青与毛泽东结婚以后，阿甲还被邀请去做过客，与江青同桌在毛泽东的窑洞里吃过饭，谈过话。

可是，这又是一双令她心惊胆战的目光，因为那目光里含着无法忘却的冤屈，无法抚平的伤痕，无法掩饰的仇恨，无法抑制的怒火。

面对着这双目光，在法庭上妄图顽抗的江青，不由打了一个寒战。

阿甲对江青大声喝道：“江青，你还认得我吗？”

江青看看阿甲，没有说话。

这时，只见阿甲大声地说：“我就是阿甲，就是那个不死的阿甲！”

阿甲的当庭作证，立刻吸引了整个法庭的一千多名旁听者，同时也吸



引了法庭上面的所有审判员，因为阿甲的证言，主要是围绕着一部当时全国家喻户晓、人人都能哼唱的现代京剧展开的。在那个文化娱乐十分贫乏的年代里，这个剧与其他七部现代京剧一起，几乎成了整个中国人民文化生活的全部。

这部妇孺皆知的现代京剧就是《红灯记》。

阿甲在法庭上列数了江青为了窃取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的成果，对他实行的种种非人迫害行为。

早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江青就瞄上了《红灯记》。“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她就指使她在京剧界的追随者在大会上发言，点名诬陷阿甲是“破坏京剧革命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紧接着江青在同年11月28日召开的首都文艺界大会上，又亲自点名要对阿甲进行批判斗争，指出不能让阿甲“破坏革命现代京剧”。

为了将阿甲彻底斗倒，1968年6月，当《红灯记》已传遍全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广泛喜爱的时候，江青在钢琴伴奏《红灯记》的一次座谈会上，再次对阿甲进行诬陷，并煽动文艺界的群众说：“阿甲这个人很坏，是历史反革命，又是现行反革命，你们把他斗够了没有？”

这是江青点名道姓对阿甲的一次诬陷，有当时的记录，也有除阿甲之外的其他证人的证言。

审判员问江青：“你当时是不是说过这样的话？”

江青答：“想不起来了。”

阿甲听到这话，十分气愤，用手指着江青说：“江青，你在文艺界的各种会议上都曾说过，‘阿甲这个人不好斗，厉害得很啦，你们大家要狠狠地斗，每天都要斗。’你是想把我整死呀！……你，你指使人对我的夫人方华进行毒打，身上的衣服上都是血，干了后都无法脱下来，最后……最后……”

说到这里，阿甲老人眼里不由涌出了泪水。

法庭上不时响起了抽泣声。

阿甲忍住悲痛说：“江青为什么要把我打成‘反革命’呢？这里有一个《红灯记》的问题。在1964年，全国京剧现代戏会演的时候，江青欺世盗名，夺取了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劳动成果，据为己有，作为她篡党夺权的政治资本。我和京剧院的全体同志改编和演出的《红灯记》，是八个所谓样板戏中突出的一个，她当然不肯放过。本来嘛，一个改编的《红灯

记》有什么了不起的啊！你拿去就算了嘛，为什么还要把我打成反革命呢？因为江青既要做‘披荆斩棘’的‘英勇旗手’，她就必须要捏造破坏京剧革命的对象……”

阿甲列举了江青围绕《红灯记》采取的各种对自己进行迫害的手段后，说：“江青，我了解你，不要看你过去地位很高。但是，你人格很卑鄙，灵魂很肮脏，心很毒，手段很残忍，格调很下流。我要求我们的人民法院，对这样的反革命分子，必须依法严厉地制裁，一丝一毫也不能宽恕！”

阿甲的证词事实确切，语言锋利，直逼江青的灵魂。

审判员问：“江青，证人说的是不是事实？”

在铁的事实面前，江青这位冷酷而傲慢的女人，终于低下了她那“高贵”的头颅……

在围绕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所展开的最激烈的争夺战中，处于极端困境中的阿甲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江青要是不倒台，唯物辩证法就不灵了。”看着江青在事实面前低头无言的样子，证人席位上的阿甲的心里说不出滋味的滋味。

在经过苦难的寒夜之后，太阳又升起来了，中国大地重新焕发出新的光彩。在公正和正义的人民法庭面前，历史终于恢复了她本来的面目。

在此之前，我撰写另一本书——《共和国大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亲历记》时，曾采访过亲历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全过程的特别法庭审判员王文正大法官，他说江青在法庭上总是坚持自己的立场，对审判的事实进行辩驳。但当《红灯记》的编导阿甲出庭作证，谈到《红灯记》的整个创作过程时，她竟然找不出一句话来进行反驳。

为了对历史负责，对艺术负责，早在1977年阿甲平反恢复工作不久，就曾提笔写下了自己亲历《红灯记》的全过程。

这一共包括了十一个部分：

- 一、解答三个问题；
- 二、京剧现代戏是否江（青）开始的；
- 三、六四年京剧现代戏观摩会演；
- 四、江青摘桃子来了；
- 五、排斥哈（尔滨京剧团）剧《革命自有后来人》，搞一花独放；



六、回忆江（青）在文化大革命前已设计好的（抢夺样板戏）；

七、江（青）的所谓两条路线斗争的内容和手段；

八、（江青）批判文艺黑线另搞一套；

九、（江青）公开在党刊上宣布我是反革命；

十、（江青）竟敢污蔑毛主席（一九六四年看的《红灯记》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毒草；

十一、七〇年秋我（被）批斗是为什么？

除此之外，阿甲围绕《红灯记》还亲笔写了《谈谈一九六三年我和翁老合作“红灯记”的问题》、《给×××记者的一封信》等一系列回忆文章，这些发表过或未发表过的文章都完好地保存在他的后代手中。

在写作这部书稿前的采访中，我有幸在阿甲的长子符挺军先生手中，亲眼目睹了阿甲在宣纸上用毛笔或稿纸上用钢笔写下的这些有关《红灯记》回忆的原件，从那飞舞的狂草书法中，完全可以体会到这位老艺术家在写这些文字时的心情——冤屈、良知、坦荡与愤怒。

我向符挺军先生写了张借条，将阿甲老人亲笔写下的这些珍贵资料带回家进行了仔细认真的阅读和研究。

这些沉默的文字，向人们展现了围绕《红灯记》所展开的一场正义与邪恶的殊死较量。在阅读这些文字时，我为这位老艺术家正直、真挚、刚烈、坦诚的情怀所深深感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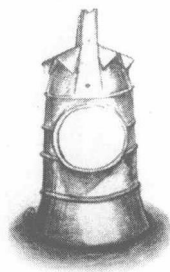
这正如他在剧本中称赞李玉和面对强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时所写到的那样：做事要做这样的事，做人要做这样的人。

对于“文化大革命”中江青搞的所谓八个样板戏，人们至今还记忆犹新。可是却很少有人知道，排在八个样板戏之首的《红灯记》，曾经历过一场怎样残酷而悲壮的洗礼。

在这里，《红灯记》让人们记住的不仅是一部现代京剧，更是我们民族和文化史上一段令人铭心刻骨的历史。

这里面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

目 录



序 章	在特别法庭上	001
第一章	神秘的赶车人	001
第二章	盼望春天	004
第三章	红灯初亮	007
第四章	南北两盏红灯	013
第五章	中南海召见	019
第六章	“父”与“女”	025
第七章	江青的眼力	034
第八章	烫手的“山芋”	037
第九章	两难的境地	042
第十章	温暖的小屋	047
第十一章	七彩瑰宝	050
第十二章	两个李玉和	059
第十三章	年轻的李奶奶	067
第十四章	三个李铁梅	072
第十五章	“小偷”与“痛说家史”	080
第十六章	江青被感动了	086

第十七章	二进中南海	093
第十八章	求助周扬	097
第十九章	江青又来看戏了	100
第二十章	《红灯记》被冷处理	106
第二十一章	三进中南海	112
第二十二章	江青“被蛇咬了一口”	117
第二十三章	打磨“铜镜”	127
第二十四章	毛泽东看《红灯记》	134
第二十五章	盛况空前	139
第二十六章	获封“样板”	143
第二十七章	敲打敲打	154
第二十八章	“三代人”的选择	161
第二十九章	四处发动	168
第三十章	傲骨铮铮	179
第三十一章	巧取豪夺	185
第三十二章	六根未净	194
第三十三章	与江青“耗”下去	201
第三十四章	追溯历史之谜	204
尾 声	不灭的红灯	216
附 录	父亲阿甲 / 符挺军 符巧君	222

第一章 神秘的赶车人

赶车人被这位北满老战士讲的故事深深地感动了。他从身上掏出一个小小本子来，借着柴火的光亮，想记下这个故事。

可是，他很快又将那个小本放回了衣袋里，因为他知道自己此时的身份，他不能用笔记下这个生动感人的故事，而只能将这个故事的深深地铭记在自己的心里。

这个赶车人是谁？

他为什么对这个故事如此感兴趣？

1957年的冬天是寒冷的。

位于黑龙江省的北大荒更是朔风呼啸，雪大如席，辽阔的荒原被搅成了白茫茫一片。

在这雪飞冰冻的大荒原上，有一座部队的军垦农场，几排低矮的茅屋被大雪压得喘不过气来，在严寒中打着颤。这里集中关押着一些在那年夏天因“大鸣大放”被打成了“右派分子”的人，平时他们被押着到原野上去劳动，太阳落山后才能回到这些屋子里来睡觉。现在天气太冷了，别说他们无法出去干活，就连那些看管他们的人，都只得整天“猫”在屋子里，这使得这些人也有了一点喘息的机会，得以在屋子里烤火，或在被窝里“猫冬”。

谁也不会想到，在远处的雪野里还有车马在赶路。

原来，这是农场派出去拉运粮食的马车，由于风雪太大，拉货的骡子显得十分吃力，身上已浸出了汗水。马车上坐着一个人，身穿老羊皮袄，头戴一顶皮帽，将一双手交叉插在袖筒里，紧紧地搂着一杆长长的鞭子。

走不多远，前面出现了一片树林，马车突然陷进了很深的雪堆里，无论他怎么用力向那匹骡子抽鞭子，马车就是不能前进。

在这冰天雪地里，如果这样下去，不被饿死也会被冻死的。

这时，赶车人发现在前面不远处有一座小木屋，屋顶上正冒着袅袅的炊烟。

他如同发现救星一样，急忙向那座小木屋跑去。

屋子里住着几名守林子的工人，年长的有五十多岁，长着浓浓的络腮胡子。当他听说来人是附近军垦农场的人时，就立即叫上大伙，一同来帮助赶车人将马车从雪堆里拉了出来。

看看天色已晚，他们便留赶车人到小木屋里去休息，并告诉他说这样的雪天一个人赶车很危险，由于刚才耽误了时间，现在已无法在天黑之前赶到农场了，不如等明天雪小了一点后再走，回头由他们出面给农场里写个证明，说明情况。

赶车人此时已是人困马乏，只得同意明天再赶路。

吃过晚饭之后，赶车人同大伙一起围着烤火取暖。

屋外是呼啸的寒风，屋里的木材正“劈啪”地燃烧着。

在北大荒漆黑的夜晚，在这间小木屋里，一只酒瓶在几个男人的手中来回地传递着。

喝了酒的男人们就开始讲自己亲自经历的故事。

那些充满着大东北泥土气息和乡情乡音的故事，听得赶车人睁大了眼睛。

络腮胡子的守林人曾经是一名“北满”抗日联军的老战士，他呷了一口烧酒以后，用手抹抹胡子，讲了一个地下交通员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炸毁日军的一批准备运上前线的军火，中共地下党组织通过内线了解到这批军火的具体存放地点和准备运送的具体时间，于是火速派一名地下交通员，将这个情报送往抗联总部。

这位地下交通员根据事先联系的地址从偏远的黑河来到哈尔滨，住进了联系好的一家小旅店，这家小店位于哈尔滨道外，是一个不会引起日军注意的地方。

可是，由于日军不断地搜索和“围剿”，情况发生了变化，负责接头的人左等右等未到，等到第三天时，地下交通员随身带来的钱都已用光，连每天的饭钱都没有了。但是按照地下交通的组织规定，在未见到接头人时，他是无论如何都不能离开这个地点的，现在怎么办呢？

为了完成这项任务，这位地下交通员只好饿着肚子等候。为了节省体

力，交通员每天只好躺在炕上空着肚子睡觉，到第四天竟饿得昏死过去，就这样一直等到第五天，当这位交通员已经奄奄一息的时候，接头的人终于赶到这家小店，接过了交通员送去的情报……

赶车人被这位北满老战士讲的故事深深地感动了。他从身上掏出一个本本子来，借着柴火的光亮，想记下这个故事。

可是，他很快又将那个小本放回了衣袋里，因为他知道自己此时的身份，他不能用笔记下这个生动感人的故事，而只能将这个故事深深地铭记在自己的心里。

这个赶车人是谁？

他为什么对这个故事如此感兴趣？

第二章 盼望春天

为了迎接春天的到来，他将苦难强咽进肚里，没有悲伤，没有气馁。他利用自己劳动的间隙深入到东北的乡村，深入到一座座茅屋的火炕上，听乡亲们唠家常，讲故事，在这块广袤的土地上，收集了大量反映东北抗日联军和革命群众对敌英勇斗争的故事。

他渴望有一天能将这些故事写成电影剧本。

那位对抗联老战士所讲的故事感兴趣的赶车人名叫沈默君，是北大荒某军垦农场的一名“右派分子”。

说起沈默君的名字，也许很多人不知道；但如果提起他笔下所写的那些电影，在中国大陆可谓是人人都知道了。

沈默君，曾用笔名迟雨，祖籍安徽寿县，1924年出生于江苏常州。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1978年出任文化部剧本委员会委员兼创作组组长，创作了《台岛遗恨》、《孙中山与宋庆龄》等多部电影剧本。

然而，这只是他创作的一部分，他更重要的作品还是在此之前创作的另外几部电影，我相信每一个读者在读到我后面写到的那些电影时都会对他肃然起敬。

这是一个典型的江南男子，长得面目清秀，一副文质彬彬的模样，虽然在北大荒经过一年多的“劳动改造”，但脱去那身老羊皮袄，从骨子里透出的仍然是一个文弱书生。

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会被“送”到北大荒来“劳动改造”。

沈默君自幼就对戏剧产生兴趣，抗日战争爆发后，在爱国主义精神的感召下投笔从戎，参加战地服务团。1938年参加新四军，在新四军火线剧团当演员，后来又担任导演、文化教员、股长、文教科长等职。1948年任华东野战军总后政治部文工团团长，创作了歌剧《叶大嫂》、小说

《夫妻英雄的故事》等作品。

1949年底全国解放，沈默君进入第三野战军文化部担任专业创作员。

第二年，他与沈西蒙、顾宝璋合作，创作出了新中国最早的电影文学剧本《南征北战》，不久就被搬上银幕，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在中国电影银幕上放映长达半个世纪之久。

紧接着他又于1952年创作出电影文学剧本《渡江侦察记》。

根据他所创作的电影剧本拍摄的这部电影，同样成了中国家喻户晓的一部经典影片，获得了文化部颁发的1949—1955年优秀影片故事片一等奖。

1954年，他调任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创作室电影创作组组长。

1957年，他与黄宗江合作创作了电影剧本《海魂》，该剧本获得了1958年文化部全国电影剧本创作三等奖。后由上海电影制片厂的著名演员赵丹、崔嵬(北京电影制片厂)、刘琼、高博、王丹凤、康泰联合主演，拍成电影。

正当他在新中国的阳光下，雄心勃勃地开始电影创作的时候，1957年那场突然袭来的风暴，使他莫名其妙地失去了创作的权利。

于是，他被强令脱下军装，背着时代“赐”给的那副沉重的十字架，被押送到遥远的北大荒接受改造。

北大荒的生活是艰苦的，每天天刚放亮，他就被叫起来去地里劳动，中午也不让休息，午饭都是蹲在地里吃。无情的风霜在他年轻的脸上很快就刻下了深深的皱纹，使他一下子显得苍老了许多。

除了“劳动改造”之外，更让他感到不寒而栗的是没完没了的“思想改造”，是对他所创作的那几部电影的批判。

可是，令他更加感到不解的，在对他进行批判的同时，这几部电影却仍然在全国各地放映，就连这偏远的北大荒农场，也不时会有放映队来放映，只是在影片上再也找不到他的名字了。

苦难的生活并没有使年轻的沈默君对生活失去信心，他坚信自己是清白的，是无辜的。一个错误的政治大潮卷来了，带来的就是一场灾难，它绝不会因为一片小小树叶的不幸而停止。但沈默君始终认为当大潮过后，风平浪静之时，一切生命都会复苏。

在冰天雪地的北大荒，沈默君的心中盼望着那个阳光明媚的春天。

为了迎接春天的到来，他将苦难强咽进肚里，没有悲伤，没有气馁。他在自己劳动的间隙深入到东北的乡村，深入到一座座茅屋的火炕上，听乡亲们唠家常，讲故事，在这块广袤的土地上，收集了大量反映东北抗日

联军和革命群众对敌英勇斗争的故事。

他渴望有一天能将这些故事写成电影剧本。

后来东北一个摄制组到北大荒拍片。

当他们架好机器，面对辽阔的大地准备拍摄外景时，从镜头里发现，在遥远的地平线上走来了一队扛着铁铲的队伍，他们一个个低着头，在几名武装战士的押送下，正朝田野走去。

这镜头前突然出现的人群无形中破坏了画面。

摄制组立刻停止了拍摄。

当这队人群走近的时候，摄制组的人都惊住了。

有人不觉对走在中间一个腰上拴着草绳的人轻声地叫了一声：“沈默君。”

摄制组的人们在劳改的人群中发现了沈默君。只见他腰上系着一条草绳，路过时连头也不抬，走到前面的地里之后，就只顾埋头刨土，片刻之后，从头到脚都是黄土。

看到一个优秀的编剧被折磨成如此模样，摄制组的人都不敢认他。

当时正是全国电影界全力以赴拍摄“向建国十周年献礼”片的时期，电影制片厂很需要这样的人才，摄制组回来后，立刻给有关部门反映这种情况，希望能够解决沈默君的问题，让他出来工作，协助参加献礼片的文字创作。

有关领导听了汇报后沉思很久，问道：“让这个人出来写献礼片，行吗？”

摄制组的人说：“这是个人才，他文字功夫很深的，为了拍好献礼片，可以先想法让他出来协助一下。”

有关领导犹豫地说：“那可是个‘右派分子’呀！”

急着要人工作的摄制组的人说：“怕什么，我们又不同他多说话。再坏的‘右派分子’只要我们大家都监督好，我们摄制组有这么多革命群众，还不把他给改造过来呀！”

有关领导想了想，认为摄制组的人说得对，答应想办法让这个“右派分子”出来参加拍摄工作。

可是事情的解决并不顺利，一直拖到献礼片拍摄结束并播映后的1961年底，沈默君才被宣布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以“继续观察，以观后效”的“监管对象”的身份，被黑龙江省委宣传部借调到哈尔滨的文化单位从事文学创作。

此时，背着沉重的精神十字架的沈默君，已在北大荒的军垦农场里整整地“改造”了四年之久。

第三章 红灯初亮

这个电影剧本以东北某地为背景，其中心线索是通过一家没有血缘关系的祖孙三代人，为完成上级交派传递密电码的任务而英勇斗争、前赴后继的故事，热情歌颂了抗日战争期间无数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为了革命事业，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换取中国革命斗争最后胜利的伟大精神。

可是，真正投入创作，问题又来了，到底用一根什么样的红线来贯穿剧本的始终呢？

1962年5月，沈默君从哈尔滨调到长春电影制片厂担任编剧。

虽然此时仍然还在“以观后效”时期，但取掉了头上那顶沉重的“大铁帽”，对于沈默君来讲顿时觉得身上轻松了许多。他经常会独自一个人坐在办公桌前发愣，脑子里不停地回想着从无边雪原的北大荒所听到的那些北满抗日联军老战士的故事，渴望着有一天能将这些故事搬上银幕。

苏里是当时长春电影制片厂（简称“长影”）的导演，说起他当时导演的电影，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都不会陌生。一部《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曾使多少青年向往那火热的生活和美好的青春；一部《刘三姐》接着又唱遍了全中国。

苏里想再拍一部有影响的电影，可是此时却苦于没有好的电影剧本。

沈默君的到来使他十分高兴。因为他太熟悉沈默君创作的电影了，对于这位才华横溢的电影剧作家，苏里寄予着极大的希望。

那是一个秋高气爽的季节，苏里约上另一名长影厂的导演尹一青，一同找到沈默君。

此时沈默君正在自己那间小小的屋子里看着搜集来的一些创作素材，见来人是著名导演苏里和尹一青，心中又惊又喜，立刻将他们让进屋子里。